

# 野史

十六

第四十七卷 武將列傳  
 羽柴秀吉中

第四十八卷 武將列傳  
 羽柴秀吉下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del>一〇三五六</del>	<del>二四</del>	<del>九</del>	<del>一〇〇</del>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0356
冊數	100(16)
函號	269 35

内閣文庫	和書
架	冊
函	號
二六九	一〇三五
五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Kodak







共百  
和三千三百九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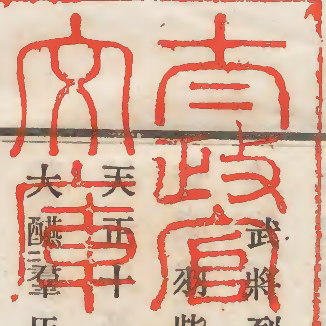
校

野史卷四十七



飯田忠彦 修  
竹中邦香 校  
男 文彦 訓  
中 邦香 校

武將列傳第十三  
柴秀吉中



天正十一年正月。秀吉如播磨。慰勞將士。賜物有差。夫醜羣臣。終時日亭午。就睡。及翌日午而覺。謂左右曰。我去夏而來未嘗安眠。今初覺氣力頓新。將拉鬼魅矣。豐臣家譜、國史、實錄、北國太平記、使丹羽長秀守大坂。尋率高山長房。中川清秀。如安土賀正。巡視梁瀬。使清秀戍

野史卷四十七



其砦。加兵於諸寨而還。家譜、賤岳記秀吉時北地積雪未消。帥師一萬五千抵江南。會將士治兵。七萬五千分為三隊。往伐瀧川一益于長島。弟秀長。筒井順慶。稻葉長通等兵二萬五千。從土岐多羅口。三好秀次。中村一氏等兵二萬自君畑越。秀吉親督騎兵三萬。從安樂越。冒巖攀谷。而入伊勢。進到桑名。縱火掠畧。一益望烟曰。吾先殞。兵備守禦。故今寡單。為猴郎被侵。采地。憤慙最深。今宵襲彼陣。以少可解鬱懷矣。秀吉又下令曰。一益頗老於武事。其必來夜擊矣。守備勿懈。是故一益適出兵而不利。徒巖戒拒備而已。家譜、逸史

閏月。秀長。秀次進攻嶺城。守將瀧川益氏。乞和致城而去。秀吉率師五萬。前圍龜山城。一益以兵微不能赴援。守將佐治新介避城而逃于長島。家譜、實錄、北國太平記

○賤嶽記云。新介自殺城陷。而堀尾吉晴。請而戍龜山城。

又拔桑名城。太閤記柴田勝家。欲與一益相謀。夾擊秀

吉。二月。使佐久間盛政。將兵二萬進抵木本。分兵鈔

焚。家譜、逸史、國史畧秀吉聞之。令蒲生氏鄉。關一政。山岡景隆。逸史、國史畧

○豐臣家譜云。關安藝守。木村隼人。一柳直末。山

豐臣家譜云。關安藝守。木村隼人。一柳直末。山



岡景隆等備焉。

當長島。馳歸于長濱。定軍列爲十三部。而到賤嶽。盛政避銳。退舍山陰。秀吉與左右登阜。望北軍。曰。陣整而能懼。未可幾也。乃列塙壁。家譜、實錄、豐鑑、殘太平記、北國太平記、逸史、國史使堀秀政守東野山寨。山路正國於大杉山。桑山一玄。羽田興春。淺野長政於賤嶽。中川清秀於大岩山。高山長房於岩崎山。秀長於田上山。  
 ○鳩巢小說作柴田勝豐守阿置山。清秀於黑田山。秀長於木本山。其餘秀政。長政。與本文不異。姑附以備考。

等諸寨各分戍之。警曰。越人設來攻。則察其機。相與馳救。必毋懈。丹羽長秀屯海津。與長岡忠興斷北地通路。以令覘敦賀。實錄、太平記、殘太平記、北國而秀吉親次猿馬場。太閤記三月。勝家大舉軍于梁瀨。秀吉命益修諸城砦。固守嚴戒。逸史、國史四月。織田信孝復變盟。應勝家謀。曰。固守岐阜。則秀吉必親將來圍之。勝家從梁瀨。經迴寨後。前後夾擊秀吉。一益又據蟹江城。與信孝謀。縱火所在劫畧。秀吉聞之。曰。去年一許成。以先公之爲遺胤也。然今復背幼主而黨不臣。不可容也。乃率兵抵大垣。家譜、實錄、豐鑑、殘太平記、碎玉話、逸史、國史信孝母氏在

野史 卷四十七 三



清須。秀吉乘忿。磔殺諸安土城下。逸史、國史、家譜、太閤記、遂進兵攻岐阜城。十八日。與信孝戰破之。逸史、國史、家譜、

○殘太平記。作十九日攻城。

二十日。平明。盛政急襲清秀所成大岩山寨。清秀捍死之。秀吉將攻岐阜。會前宵甚雨瀉下。呂久河戶二川。漲激奮滔不得濟。命屯河岸。而是日午時。聞賤嶽飛報至。秀吉問曰。玄蕃去矣乎。曰未。乃大笑揮劍當額曰。八幡勝軍也。八幡者。俗盟言也。踊躍五六回。乃選健步五十人。命曰。若等走至長濱。半趣土人。具酒餉芻豆。夾道以待。喻以倍償其價。半驅沿道民。持炬上山。自

長濱達賤嶽。務以厚賞。遂下令軍中曰。有大利在梁瀨。皆輕裝疾馳。留堀尾吉晴。氏家行廣備岐阜。晡時親將而發。

○太閤記。碎玉話並云。秀吉單騎而先發。行途大呼曰。我是秀吉也。有大利。今騁如梁瀨。疾設酒食。助我從軍。軍散而厚酬焉。○賤嶽記作遣加藤清正於近江。調酒餉干途云。

鼓鐙舞策。步騎萬五千。颯擊而馳。抵藤川。馬倒。家譜、大問、及日暮。炬火彌天。箆壺咽路。士氣益奮揚。初更達賤嶽。使謂諸砦曰。大兵既至。





○賤嶽記云。秀吉進與盛政對抗。其中間路二里程。時日亭午。盛政遣使曰。以明日昧夾為戰期矣。秀吉諾而哂曰。玄蕃猶黃口也。乃命退先隊一里。於是與敵相違三里。中途置大炬嚴戒。盛政計策不能施云。今考日時似不合。故附備後考。

黎明各以弓銃逼敵。盛政望見炬光大愕。遂令起士卒。士卒困臥莫能興。盛政焦叱。眾益騷擾。稍整軍。時弦月初開。夜色既闌。諸寨望視之。弓銃爭蹙。盛政戰且走。至山陰。據阻隘。柴田勝政將兵三千在阜址。二十一日平明。盛政招之。勝政將退。秀吉急偪之。矢丸

雨下。勝政軍擾。秀吉顧左右曰。可矣。皆離次收功。親從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片桐且元。糟屋武則提槍。是曰梁瀨。七本鎗。石河貞友。櫻井左吉。伊木遠雄揮刀。是曰三振太刀。相繼跳進。所嚮無敵。貞友傷。遠雄死。遂大破諸清水坂。獲勝政。追亡逐北。偪盛政軍。盛政大敗。追擊斬首五千餘級。家譜、實錄、豐鑑、太閤記、御年譜、清正記、殘太平記、北國太平記、逸史、國史畧。丹羽長秀又麾兵來援。馳擊北兵。家譜、勝家在核山。平旦敗。問至。眾懼而潰。部下兵僅三千。皆勸退。弗聽。毛受家照借徽號。率屬而駐。諸軍追至而四萃。家照力戰死。屬皆殲焉。勝家



因得脫走。日暮歸北莊。時從者百許人。遽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府中。親叩城門。呼曰。又左。又左。利家唯而出。邀入諸城。以薦湯瀆飯。食終而發。利家又從之。所在城寨望風皆潰。家譜、實錄、逸史、國史二十三日。秀吉以秀政為先鋒。令諸軍進圍北莊。焚其郭。秀吉登愛宕山。觀望。稱勝家勇武。長岡藤孝謂曰。勝家雖勇猛。今已困蹙。不足屑矣。諸宥死耶。秀吉揮頭曰。天之與不取。卻受其殃也。藤孝默而退。太閤記益迫壁濠。城中彌窘。或捕柴田權六。佐久間盛政於山中以獻。秀吉命視諸城。家譜、實錄、逸史、國史勝家夜撤守禦。二十四日與夫人

織田氏。縱火自盡。城陷。家譜、實錄、太閤記、御年譜、北國太平記、逸史、國史秀吉見城中火燄起。直轉入越中。尋如加賀。入尾山城。於是二越能登。加賀悉平。論功賞罰有差。家譜、實錄、太閤記北國太平記。五月。再抵北莊。索得淺井氏遺孤三女子。善視之。國史織田信雄圍弟信孝於岐阜城。信孝兵潰。奔內海。自殺。家譜、國史

○賤嶽記云。秀吉發自越前。遣戶川勘左衛門。攻信孝。令自殺。○豐臣家譜。豐鑑。並作秀吉如美濃。攻信孝於岐阜。信孝力盡。奔內海。自殺云。姑附以俟後考。



秀吉還到坂本解嚴。令淺野長政斬柴田權六。佐久間盛政于六條磧。家譜、逸史、國史畧是月入京師。詔任參議叙從四位下。公卿補任、家譜、實錄、逸史六月。瀧川一益勢竭乞降。秀吉以事稍平勸信雄自併伊賀伊勢。遂與議大行褒賞。割國郡予諸將士。又表賤嶽七槍功。頒與食邑各五千石於加藤清正等。補正記、逸史、國史畧十月。秀吉親相地形。謂京畿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地窄隘。列邸第。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四通五達之便。十一月。大城大坂。殫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州。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

壘之完固。號為當時第一。遂徙治焉。實錄、太閤記、逸史、國史畧於是割封列國有功諸將。定食領。以前田玄以為京師所司。令掌京畿之諸事。當是時。秀吉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廢織田氏自尊大。闔國之權歸于秀吉。羣侯將士。拜趨于門廷。北條氏直。上杉景勝。各獻使通信。秀吉謂其使者曰。我將拜入荒統海內。速來謁。若欲抗衡。則東征北伐在邇耳。豐鑑、實錄秀吉威望日熾。忌信雄在。竊欲除之。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宣言。秀吉有貳志。信雄弗快。逸史、國史畧十二年正月。秀吉至大津。不朝安土。信雄滋怒。羣臣居間。請盟三井寺。





信雄許諾。秀吉善遇信雄。執政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乃料啗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招四人誘之。三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稱疾不出。雄利亦屢讒三人於信雄。三月。信雄遂斬三人。收其邑。而終與秀吉絕。小牧戰話、逸是史、國史畧是月。秀吉欲大舉攻信雄。令中村一氏、蜂須賀至鎮。黑田孝高等備南海。宇喜多秀家備西土。丹羽長秀及前田利家合兵備佐。佐成正於越中。其他列侯諸將分軍于東道。森長一赴陣于羽黑。信雄請援於東照。

宮。宮乃應之。使酒井忠次爲先鋒而發。十七日。長一與忠次戰于羽黑。不利而走。二十一日。敗問至。秀吉怒。卽發師。紀人聞之。二道侵掠岸和田。一氏孝高擊走之。逸史。二十七日。秀吉率步騎十二萬五千。至犬山。親巡視樂田羽黑。而前抵于小牧原。時東師旣營小牧山。秀吉見之焦悶。命對小牧列營壁。穿隍二重。築土豚。樹柵。列于寨。令日根野弘就于二重堀。稻葉長通父子于岩崎。丹羽長秀于小松寺。森長一于青塚。蜂屋賴隆金森長近于窪山寨。分將士守備焉。家譜、小牧戰話。東照宮與信雄將師二萬軍于小牧。夜出輕兵。斫



長一所成青塚。西師大駭。長一益愧焉。東照宮望塹  
柵。下令堅守不出。實錄、逸史秀吉抵二重堀營。自櫓望小  
牧曰。我欲急決戰。當牒而刻期。使增田長盛作書曰。  
請詰旦與公士樂戰。孤以塹柵斷軍後。使士無退志。  
願公亦爲之備。高山長房長房或作常任諫曰。德川氏必不  
以正答。倘有媿辭。君必忿而戰。忿兵必敗矣。秀吉曰。  
我豈然乎。插書于竹。令細川忠興往。卓其營前小阜。  
東師銃長渡邊守綱。武陰叢話、作水隱正重復書曰。戰期唯命。  
塹柵之設。君好爲之。寡君所帥東州兵。知進不知退。  
實不假此設。故不俟使寡君聽使命也。令騎如其使。

秀吉覽書大怒。長房曰。果爾。秀吉與曰。我自有措置。  
乃與左右數騎馳出。麾下錯愕。不遑從。徑登阜。揭衣  
露臂。拊之曰。東照宮御諱。嚙此。東師望見。謂是或秀吉。  
叢銃競發。秀吉顧呼曰。天授霸主。銃亦不中。乃還。武隱叢話  
叢話、逸史四月六日。秀吉自犬山移營於樂田。實錄、逸史八日。  
池田信輝拔岩崎城。實錄、逸史、德川九日。信輝請侵掠參  
河地。秀吉聽之。乃與三好秀次。堀秀政。率兵到篠木  
柏井。將入參河。篠木土人告諸宮。東師出邀之。戰于  
小幡。信輝及其子之助。森長一死之。秀次秀政敗走。  
軍潰。死傷者萬五千。家譜、實錄、四戰記、聞、長久、秀吉手合戰記、小牧戰話、逸史

野史  
卷四十七



聞敗聞屢至。大怒投袂起曰。敵必乘勝迫亡。我電擊承其憊。破之必矣。促倅驪。卽發步騎二萬。徑趨長湫。進抵龍泉寺下。視長湫積尸成丘。軍旣散。秀吉打節嘆曰。嗚呼。良將哉。宮御有華亦有實。進退適規。我嘗警信輝曰。勿侮敵。果而渠投元矣。我心傷悲。乃欲轉攻小幡。解彼等幽魂。將進旂。稻葉長通扣轡諫曰。日已暝。人馬罷困。敵亦弗顧。請以明日決矣。乃止。而舍田中。下令曰。二患在小幡。是天所與。請旦合圍。一舉殲之。家譜實錄。豐鑑逸史。

○小牧戰話云。秀吉抵龍泉寺。聞東照宮暨信雄

旣入小畑。憤猶將前戰。蒲生氏鄉。稻葉長通。日根野弘就相共諫止。使堀尾吉晴爲殿。入柏井。

本多忠勝造小幡曰。西師遠來而羸。大衆難整。願益臣以驍騎一隊。乘夜斫營。秀吉首可致。東照宮曰。一奇捷足矣。狂而動。變不可測。且羽柴氏英武絕倫。未易冀也。乃與信雄。深夜勒衆潛還小牧。十日。秀吉聞之。憮然曰。東照宮御用兵若神。我不能矣。乃還樂田。益築十餘寨。曠日相持。家譜。豐鑑。君臣言行錄。逸史。使長谷川秀一。稻葉貞通。成奈良高田。山內一豐。伊藤掃部助。堀尾吉晴於羽田故壘。以備小牧。家譜。初秀吉分兵遣



伊勢。再攻嶺城。拔之。又攻神戶城。守將神戶與五郎力竭。不能拒。棄壁奔走耳。

○退私錄稿引家忠日記云。守將神戶與五郎力屈城陷。蓋此城本利井彌八郎所居。而信雄遣與五援守焉。

又筒井定次等。圍松島城。月餘。瀧川及服部某等。極力禦守。屢出擊戰。於是定次遣人行成。會城中食盡。致城而去。史逸五月朔。秀吉下令於諸隊曰。應攻小牧。及是日。諸部整旅將發。更令曰。轉師於美濃矣。使二重堀兵爲殿。親帥師六萬。上青塚。望見。使黑田孝高。

木村重茲。明石左近。神子田半左衛門等。救二重堀寨。加藤光泰。長谷川秀一等將退。東師將追尾之。東照官制止之。信雄出兵而迫躡。細川忠興兵擊破焉。家譜

小牧戰話。○豐鑑。作七月。

○豐臣家譜。逸史。並作秀吉欲班師。使堀秀政守樂田。加藤光泰守犬山。因自謂。大舉無功。亡將遺擒而還。恐爲天下嗤。轉如美濃。陣于富田寺內。而攻利井城云。

三日。頓師于多羅。攻利井城。小牧戰話。信雄聞之。使千草三郎左衛門等率兵援之。秀吉急攻城。守將利井重



宗與其子重茂乞降弗聽甚薄之。一日會甚雨滂沱。其夜重宗父子衝圍苦戰而奔城陷。捕援將三郎。家譜、清進兵攻竹鼻城。城主不破源六捍禦。秀吉察地利而築隄。決木曾河水灌之。家譜、御年譜、豐鑑、是月。與書於僧豪盛。及德雲軒全宗。令再興比叡山。山門舊記。六月。不破源六降。竹鼻城陷。令一柳直末為之城主。尋如多藝。築直江砦。使九毛三郎兵衛戍之。乃退次大垣。家譜、御年譜、豐鑑、逸史、退私錄稿。先是瀧川一益與九鬼嘉隆謀而入蟹江城。東照宮與信雄率師攻之。七月。一益等力竭。斬守將前田種

利而降。而耻悔逃丹波。秀吉在大垣。聞一益受圍急。赴援不及焉。駐軍于桑名。收師還大垣。豐鑑、逸史、小歸。于京師云。八月。親帥師抵于羽黑。縱火于樂田。命築諸砦。東照宮陣于岩倉對焉。實錄。

○逸史作出師于尾張。命築數寨云。

九月。軍茂吉。數親觀東師。以其勢不可當。又退置戍於諸寨。而還大垣。實錄、御年譜、逸史。十一月。秀吉帥師八萬。軍于羽津。使蒲生氏鄉守名穗生城。蜂須賀正勝守桑部城。豐鑑、逸史、○或作。是時。信雄軍于桑名。秀吉知東照宮容武難力。競病。其與信雄暱。因謂織田氏





易誑。我且迨德川氏未出。議和弭兵。以爲後圖。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孤蒙故右府恩遇深矣。爲討逆賊。有功無罪。然二公子信讒。恣動干戈。孤以不得已對揚。素志豈然矣乎。信孝之死。信雄之悲。孤酷羞之。至今悶悶。今日欲改步立信雄爲君。以奉社稷。孤服事焉。若儕輩。往見信雄。爲孤謝罪。二人如桑名以告。信雄大悅。卽同之。十一日。家譜云。二十日。秀吉與信雄盟于矢田磧。秀吉率左右先至。迎信雄。膝行稽顙。泣曰。皇天誘衷。獲再仰清光。臣死亡憾矣。信雄益喜。家譜實錄。豐鑑。北國太平記。太閤記。逸史。國史畧。致犬山城於信雄而還。家譜。又遣

知信信季於濱松求成。信雄亦使瀧川雄利赴請。東照宮辭焉。實錄。是月。任權大納言。叙從三位。公卿補任。家譜。逸史。國史畧。十二月。秀吉令土方雄久。屢如濱松求成。且請公子一人以爲子。信雄亦赴爲固請。宮聽之。令公子秀康來謁。秀吉大悅。以秀康爲子。授羽柴氏。予秩萬石。實錄。逸史。十三年二月。秀吉下令於畿內近國曰。是春應南征。修軍裝。實錄。三月。遷內大臣。叙正二位。初正親町天皇春秋既高。有倦勤之意。以別宮傾圮。弗果。秀吉奉旨。大營仙宮。令前田玄以董役。天皇大悅。故有是命。秀吉起寒微。族姓不詳。因自冒平姓。至



是更爲藤原氏。家譜、逸史、國史畧初紀伊根來寺僧徒乘世亂蓄兵積粟聚亡命掠近邑勢日張皇天正初信長伐之據嶮不服及其遇弑益猖獗列置隄壁皆依山阻水糧仗豐備土寇響應威振南中秀吉嫉忌之又恚其嘗應信雄乃率師十萬以秀長秀次爲副帥南征分兵攻諸寨二十二日筒井定次掘秀政到根來賊兵千六百據千石港出衝秀政軍秀次與定次秀政夾擊破之追亡遂門焉定次射以火箭中其火藥櫃寨中雷震人畜皆灰積善寺濱二砦聞之皆潰次日秀吉選生兵六萬攻岩室城畠山貞政家人白檉

某竊通信縱火擧兵城陷貞政走雜賀尋又降使中村一氏守之直前薄根來寺賊徒先選銃卒既分諸寨所在黃髮兒齒遙望征旆而畏怖賊大半遁走先驅既抵寺門大呼遣賊驚潰舍貨財悉脫走秀吉命縱兵大掠畧隨燬之火累日弗燿。家譜、逸史、國史畧進攻雜賀所在土寇皆降獨大田治部左衛門負固壁不服命築巨堤引紀川水灌之乃降執其巨魁五十人磔殺之。家譜、逸史、國史畧又進師攻熊野僧俗懼而束手肉袒而乞命於是山谷覆沒復無賊巢秀吉命悉撤關防以便商旅。家譜、逸史、國史畧根來僧徒盡東



奔。逸史秀吉遊和歌浦。尋築和歌山城。使桑山一玄守之。家譜豐鑑。初高野僧徒怙勢。侵蝕民田。貯甲仗。匿亡命。四月。秀吉將滅高野。木食僧興山來謁秀吉。請曰。嘗聞明公將有事於高野。如得宥赫怒。赦僧徒罪。永世舉山惟命是聽。秀吉嚴設條制。其一曰。盡收侵掠之田。二曰。勵學籍兵。三曰。盡逐不逞。實孤獨求浮屠氏者。非制限。若枝梧。則與叡嶽根來同科矣。僧徒股栗。奉命。南中悉平。家譜實錄。逸。五月。秀吉令招諭長曾我部元親。曰。速納伊豫讚岐。當易以土佐阿波。弗從。於是使秀長秀次帥舟師入阿波。宇喜多秀家于

讚岐。小早川隆景于伊豫。兵總十三萬。大徇四州。拔數十城。累戰皆捷。至七月。元親懼而乞成。四國悉平。迺頒封諸將。有差。家譜逸史。秀吉及威武稍震。意欲征夷大將軍。凡征夷之爲寄也。自鎌倉創府而來。世係源氏者多矣。秀吉病爲異種。時廢將軍足利義昭依毛利氏而寓居。七月。招之於大阪。求爲猶子曰。若見聽。則安富尊榮。以終其身。義昭鄙其寒族。曰。將軍之任。自延元而後。累世襲之。我今雖爲漂浪之身。猶帶焉。寒族之卑夫。我不能得而爲子。以辱祖先也。秀吉忿。而又笑曰。可憫昏愚。不知時機。宜矣哉。流落至



于此初內大臣藤原晴季今出深與秀吉結好預議  
密於是晴季謂秀吉曰公宜請任關白秀吉問曰關  
白孰與將軍之貴曰凡將軍者軍旅之帥武夫之長  
而已矣夫關白者帝王之輔翼人臣之極貴重非  
征夷之比定幕府而後朝廷衰耗關白之職實為  
虛號今以公之偉權居此職則文武百僚悉翼戴以  
望車馬之塵矣公既冒氏藤原今而為之固不為不  
可矣奚必足利氏之號之紹秀吉大喜乃請焉朝  
廷重典故崇比例中葉以降一意遵奉焉如百僚除  
拜又皆分門地不敢踰越自元慶中昭宣公始為關

白而後子孫專職世秉國鈞七百有餘歲他族實絕  
望者及秀吉申請天皇弗懌廷議畏其威力不能  
奪晴季奏曰當時廷臣之居此職也唯尸任耳方今  
秀吉執國權天下勢歸焉是則關白之實也如使任  
之則名實相稱制可於是諷關白藤原昭實二條辭  
免秀吉為關白進爵從一位遂奏推恩叙任子弟功  
臣有差拜觀之日公卿及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  
之盛前代無比家譜實錄公卿補任豐鑑殘太平秀  
吉既戡定中原諸道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  
頃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棚於



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

○當時之幣以金銀為板。大如今大銀金而方也。隨便割切用之。又諸國坑務所鑄造。別有錠銀碎銀等。並行天下。然以枚數者。皆方板之幣云。

頒與羣臣。盡晷而畢。縱觀如堵。逸史、國史、零八月。秀吉將

師十萬伐越中。以前田利家為先驅。佐佐成正據玖

利伽羅嶺。列寨三十餘處。秀吉分兵攻陷。長驅薄富

山城。成正不能捍禦。自髡出降。越中平。以予利家男

利長。而赦成正。實之京師。家譜、實錄、諸將軍傳、逸史、國史、零秀吉與

左右數十騎。抵絲魚川。欲會上杉景勝。景勝送歡。未

周歲。服其輕來不疑。遣往受盟。逸史、北國太平記、十月

一月。秀吉說信雄。遣使於遠江。以勸東照宮西覲。弗

聽。逸史是歲。秀吉以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

田三成。長束正家為奉行。而令曰。玄以為所司代。掌

京師。禁宮及神社佛宇。公武諸務。正家司貢賦租

稅。長政長盛。三成校諭公事。小大政教設議。慎莫緩

焉。家譜、實錄、○按和州。諸將軍傳。作七月。一日秀吉如毛利輝元第。望

見足利義昭在庭上。曰。義昭義昭。今奈我何。家譜、十

四年正月。信雄再使叔父長益。及羽柴勝雅往說東

照宮。猶弗聽。長益勝雅。土方雄久退。勝雅重請入覲。



宮如弗聽。敢曰。公如然則。關白將有事矣。宮勵聲曰。奚用煩言。虛囑關白親來。賦不過十萬。我兵亦可得。四萬。彼雖殺而不知地理。遮險逼隘。要擊彼敗必矣。長湫在彼若不記乎。脫重來不得生還。使者反命。村秀吉怒。惶恐蒲伏。秀吉夷然曰。剛哉東照宮御之言。信然。蒲生氏鄉。堀秀政等請出師。秀吉不可。猶沉吟累日。家譜作一夜四更猝興。促召信雄及勝雅。曳衣垂帶。手執短刀。令少童秉燭。謂曰。孤業已使德川氏朝焉。二人驚貽不言。初秀吉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守。因言德川氏之室。未有繼。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

來。猶尙弗從。煩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在旁曰。妹氏安在。秀吉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日向多智慮。孤曉以國家大計。彼必聽命矣。翌日令吉晴親正諭旨。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亡道而無所逃。遂絕婚遣妻而自殺。家譜實錄逸史

○野史氏曰。日向守聞國家大計也。不辭而伏刀。千歲之下。雖異事。彼與采藏於首陽人。同轍而可談者矣歟。

二月。秀吉遣四使。以求婚媾。東照宮聽焉。家譜逸史初。秀吉欲享。天皇以爲盛事。起第於宮圍之西內野。



窮極華麗。是月成。命曰聚樂。遂徙焉。實錄、逸史、國史畧

○豐鑑、豐臣家譜並云。天正十五年九月。秀吉徙居于聚樂城。使秀次居京師舊第。

三月。東照宮使本多忠勝納幣。秀吉大喜。逸史、四月、家譜

作五送南明大人於濱松。婚成。家譜、逸史九月。秀吉使淺

野長政。富田知信。津田信季往濱松。申前約。以天瑞

太夫人為質。又使織田長益。羽柴勝雅。土方雄久赴

請。東照宮許之。秀長謂曰。以母為質。如天下後世何。

如不從則加兵而決贏輸耳。秀吉哂曰。若無度量。囊

括海內。在斯一舉。故誓勞母氏耳。家譜、實錄、君或疑

其似。南明夫人自濱松赴。視曰。實是我太夫人也。家譜

是月。大友義鎮抵大坂。告曰。島津義久。屢侵掠九州。

請賜援兵以伐之。秀吉曰。孤將西征。姑俟焉。家譜、實錄、國史

畧、或作三月、○家譜云、而使仙石秀久招諭島津氏。

移書。徵其朝請。且誠曰。彼若不從。命退次境上。待我

大兵至。慎勿出師。使彼張軍勢。副長曾我部元親。加

藤嘉明。脇坂安治。助焉。島津義久。拋書於地上。怒詈。

秀久大恚。與義鎮師及元親。俱進與島津家久。戰于

千代川。大敗。逃走。義久兵威大振。秀吉聞報。震怒。奪

秀久封邑。家譜、豐鑑、國史畧是月。東照宮至京師。實錄、作至

卷四十七 十九



秀吉暨秀長。夜步造館。懇欵酷至。十一月。享東照宮於聚樂城。家譜、實錄、逸史十二月。秀吉遷太政大臣。職如故。更賜豐臣朝臣姓。公卿補任、諡號雜記、續王代一覽、逸史、國史畧

○國史實錄云。秀吉與內大臣藤原晴季議。為前關白藤原前久近衛假子。更平氏為藤原氏。○戴恩

記云。秀吉欲為藤原氏。前久許可。九條球山前關白藤原實。尚不可。於是龍山龍山乃前久法名與球山相論於大

德寺。秀吉聞之。謂否。孤糾累若斯。於為藤原氏。不如新擇孤姓稱焉。晴季為撰考姓氏錄。更稱豐臣氏云。○豐臣家譜云。秀吉或稱平氏。又稱藤原氏。

○公卿補任。諡號雜記。並云。改藤原氏為豐臣氏。今按。秀吉稱平氏。未詳時月。蓋信長授氏令冒之矣乎。或云。其任關白之日。改藤原氏。然晴季嘗有謂。公既冒氏藤原云。據之考則其稱平氏。稱藤原。年月未有所校定。姑附于此。以俟後訂正。

遂授親臣嬖幸。以為殊寵。姓氏之濫。創甚云。家譜、實錄、逸史

秀吉奏請如大坂。親伐薩摩。遂戒大舉。下檄於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六道。三十七州。徵馬步二十四萬。期以明年二月會大坂。命峙三十萬人。一年糧。芻菽支以二萬頭。令小西隆作。建部壽德。



野  
卷四十七  
官木豐盛。按家譜有吉田清右衛門爲運輸司。悉漕于小倉。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爲支糧司。家譜逸史是歲秀吉大經營方廣寺於東山。嘗聞東大寺之役。以二十歲而成。今命期以五歲。召佛工宗貞。宗印。雕刻毘盧舍那佛大像。使前田玄以監之。經始不速。乃招高野山木食僧興山掌之。課材夫於二十一州。大購巨石大材。所費不貲。五歲而就。堂之高也二十丈。半身大像十六丈。呼曰東山大佛殿。家譜豐鑑實錄十五年二月。秀吉遣諸道將卒。先發大坂。水陸並進。旌旆蔽野。殼螺響天。秀長統前部而發。家譜豐鑑實錄一覽殘本續王代

太平記、三月。秀吉發京師。抵安藝詣嚴島。而到赤馬關。熟視地形曰。是九州之要樞也。不可無守備。乃令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以毛利高政。毛利吉安爲監艦司。家譜實錄南

○豐臣家譜。或云。丸毛三郎兵衛。城戶十乘坊守門司城。

秀吉進抵小倉城。殘太平記秀長與蜂須賀家政。長曾我部元親。尾藤知定。帥師八萬。毛利輝元率兵四萬。宇喜多秀家兵一萬。皆會之。刻日進勦。家譜豐鑑島津義久棄府內城而遁。留族家久守之。逸史作秀長併徵長



驅築都岐枝寨。抵耳川。令諸將涉而結營。十七日。家  
久悉衆夜出。斫南條元續宮部繼潤陣。諸營分兵救  
之。獲島津忠親。家久走入城。秀長乃濟。相持數日。家  
久焚城而逃。前到高城。家久復走。家譜、逸史、秋月種實爲  
薩嬰大隈城。分兵助薩人守巖石壁。逸史、國秀吉帥  
師次馬嶽。分兵於數道均進。巖石城也。秋月種實士  
所守。使前田利長。蒲生氏鄉備之。命先驅攻大隈城。  
種實棄壁而走。秋月。四月。使羽柴秀勝督兵攻巖石  
城。實錄、豐鑑、逸利長氏鄉亦前俱圍之。四面肉薄而  
登。敵兵望大隈陷。歷間路而遁走。縱火遂拔之。實錄、

殘太平記、南海富田知信。與山貞信率兵一萬餘。縱  
火於彥山門前。僧徒聞秀吉武威日振。九州稍偃伏。  
惶怖肉袒。依淺野長政。捧盟書。以乞哀。秀吉聽焉。家譜、  
實錄、鹽尻阿蘇大宮司惟谷拒命。遣偏師伐降之。悉  
沒入其兼併之地。家譜、逸史、秀吉前入大隈城。師充溢嘉  
麻。穗波二郡。秋月種實。及子種長。在古所山城。遙望  
見寒肝。棄兵器。乞罪來降。豐鑑、家譜、南海四日。秀吉  
徙營於秋月。古所山。及荒平山。於是二筑。二肥。壹岐。  
對馬。五島。平戶諸城主。送款乞降者多。令早川長敏  
守大隈。生駒親正守古所山城。南海治先鋒既入肥

二十二



後。南關正法寺諸城主。國人爭先進。將圍宇土城。伯者顯孝致城而降。令加藤清正戍焉。菊地佐軍記十一日。秀吉次高良山。薩人屯戍者。望風而皆潰。薩部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先保合子城。於是走投八代。秀吉舟師前迫八代。島津征久。及忠元。忠棟惶怖夜遁。秀吉次八代。下教曰。來歸者悉赦復其邑。於是四方歸服者。闐咽道路。秀吉隨加撫綏。往往復其邑秩。師進入薩摩。島津忠辰出而降。家譜、豐鑑、逸史、國史、零五月。秀吉進架船橋於千代川。此地接巨津。漕艦湊集。遂定爲行臺。爲久頓計。列將群帥。伐林填澤。大布陣營。四近

諸城皆潰。士民震駭。唯桂忠助。成平佐城不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率舟師進勦。遂下之。家譜、豐鑑、逸史秀吉此行。以本願寺光佐自隨。命招諭九州所在門族。於是士民奔波。爭輸糧芻金帛。薩人潛身歸服。傾貲支給者。相屬於途。國吏不能禁。千代川四邊。山路險隘。鹿兒島一向僧。有諳地理者。因光佐獻策。言海洋風潮之利。於是多取舟路。出入甚得便。逸史伊東祐丘嘗失國。依秀吉寓居。此行爲日向大隅鄉導。秀長徇日向。累旬悉定之。伊東氏遺民爭應之。島津家久以佐土原而降。前田利長。淺野長政。龍造寺政家



御大隅。隅薩諸城。往往迎降。逸史、國史略已而先鋒十萬餘。逼鹿兒島。大兵繼之。義久大懼。與將士議。使伊集院幸侃來赴秀長營。而叩頭謝罪乞降。秀長以請秀吉。秀吉聽之。家譜、逸史義久髡首緇服。輿櫬造行臺。納降。秀吉曰。故家也。禮而使反其所。令弟義弘嗣祀。義久遂老。家譜、實錄、豐鑑、續實錄、逸史琉球國聞之。震怖。馳使價貢獻。實錄、逸史、治亂七日。秀吉班師。抵太宰府。留旂旣月。盡收九國質子。乃論定功罪。黜陟有差。逸史、國史略城立花山。予小早川隆景。家譜、豐鑑、南海治亂記所在土寇懼。罪屏息者。及赦令下。各爭出自歸。秀吉作令曰。土寇作暴。爲

日已久。宜誅魁首。以正典刑。而悉宥其餘黨。或白。曾長有磐太帶者。

○其名木山紹宅。善聯句。得比登志禮奴。波多遍耳。武須婦。以波大於比。古古路久類之幾。都岐越許曾滿轉句。故人呼稱之磐太帶紹宅云。

秀吉曰。然耶。風韻可愛。孤當曲從寬典。乃一切赦之。遂命修政令。除煩苛。鋤豪強。通關津。實錄、逸史七月。秀吉歸到赤馬關。秀長義鎮會焉。毛利輝元享秀吉。家譜以海路不順。歷陸而十四日。振旅歸于大坂。天皇賜使者郊勞。家譜、實錄、安西軍策、溫故私記、國史略先天文年間。大友義



鎮乘世亂封殖。與海外諸國私通互市。西洋因傳天主教。散金帛以煽惑愚民。西陲爭附和。蠻人益至。其教遂流染畿甸。天正初。織田信長伐荒木村重。村重股肱高山長房。篤信天主教。信長遣蠻人誘之。荒木氏竟亡。信長稱其功。爲起天主觀於安土。以寘之。邪說日熾。而信長弗寤。及秀吉興始廢其居。布禁天下。是歲夷種居長崎者。盛修其法。士民奔波。長崎之地。大村理專別邑。在彼杵郡。舊名深江浦。文治年中。大將軍賴朝。以深江浦與長崎小太郎。辟山谿樹藝五穀。而子孫住櫻將。天文中。名甚左衛門者。徙居春德。

寺山。屬龍造寺氏。號其居壘曰勝山。小太十三世純景爲理專女婿居之。南蠻黑船漂著種子島及豐後地。或大村內福田橫瀨。又元龜元年。黑船入長崎。明年理專遣人賦定長崎地。天主教盛行。弗禁。於是秀吉怒使藤堂高虎鎮平。迨明年。令寺澤堅高與高虎往。而捕蠻種及弟子二十餘人。磔殺之。遂設嚴禁。命互市外船不得載術士。使鍋島直茂監長崎。然列侯大人信從者既多。往々密招致術士。飾其居。沒秀吉世。勢寢公然云。萩原隨筆見聞拾遺逸史。



野史卷四十七終

野史卷四十七終

野史卷四十八

武將列傳第一十四

羽柴秀吉下

天正十六年正月。先是聚樂城之成也。秀吉奏請行幸。後陽成天皇聽之。時喪亂日久。典故圯缺。秀吉令前田玄以采行北山第室町第之儀。及公卿記籍。與禮家議。雜就之。於是四海無事。而儀號亦定。遂奏請其期。豐臣家譜、國史實錄、逸史、國史畧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

飯田忠彥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樂第。上皇暨准后女御妃嬪六宮。古佐丸中務卿  
邦房親王啓焉。關白秀吉迎扈。准三宮藤原兼孝。內  
基。從一位昭實。左大臣信輔。右大臣晴秀。內大臣平  
信雄。前內六臣藤原公維。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  
信房。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實益。權大納言公遠。  
晴豐。親綱。光宣。輝資。源敦通。東照宮。豐臣秀長。前權  
大納言藤原雅春。經賴。權中納言豐臣秀次。從三位  
雅朝王。參議三宅秀家。右近衛權少將菅原利家。侍  
從平信包。左近衛權少將豐臣秀康。秀勝。侍從平秀  
信。豐臣秀秋。義康。秀一。藤原秀政。氏鄉。源忠興。平信

秀。源秀賴。平長益。菅原利長。源賴隆。藤原長重。源輝  
政。越智貞通。源義統。藤原定次。源忠政。藤原直政。源  
高次。豐臣勝俊。秦元親等扈從。或輿或騎。縱觀焉。  
遐邇四民。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涕相謂曰。不圖今日  
始觀太平之象。豐鑑、聚樂亭行幸記、實錄、續  
王代一覽、逸史、國史、畧、家譜、天皇  
留蹕累日。凡幣獻之腆。供億之殷。超絕前古。天皇  
大驩。十五日。秀吉使群侯盟于階下。載書曰。凡同盟  
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蔑弛勤勞。王官之邑。  
蔑有侵牟。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從欲。相戒  
相飭。世世罔墜。有渝斯盟。日本二祖一宗之靈。六十



野史 卷四十八

六州神明。大罰殛之。俾殞疆。泯國。無有遺育。十六日。大燕宴公卿列侯。天皇。上皇賜御製和歌。以寄松祝為題。秀吉以下應制廢歌。十七日。奏音樂。十八日。天皇還宮。秀吉括輦下。戶稅以充供御。又附近江田八千石。頒為公卿及諸門跡之采邑。家譜、豐鑑、實錄、續王代一覽、行幸記、一本續五月。秀吉遣富田知信如相模。讓不庭曰。北條氏雄據關右者五世。併吞八州。坐自封殖。未嘗入朝修職貢。罪孰大焉。今也。新天子明聖。四海駿奔。宜亟述職。毋受後至之誅。氏政氏直父子胥議。依違答之。知信請期曰。再期而往。固趣之。

乃約以今年冬。蓋欲其意得質。以比東照宮。而秀吉藐北條氏。不以為意也。八月。相人到京師。請曰。先與駿河公。易沼田之地。而真田昌幸實未致也。願得之。而後朝。秀吉弗懌曰。北條氏遷延觀望。孤當與師久矣。特以駿公之姻。故屈意圖無事已。疆場之論。孤所不知。當以異日議。九月。相人復來。申理疆事。逸史十月。秀吉遊北野。盛行茗讌。嘗標書於街市。是日會者三百五十餘人。競設廬室於右近將。以供具。令前田玄以。茶博宗易督其事。秀吉親亦修小庵。點茶以饗東照宮及親臣。而歷覽諸舍。以樂興。茶事於是大行。家譜

野史 卷四十八 二十八



豐鑑實錄北野是歲秀吉改舊金幣始造大小銀金。  
大茶湯記逸史實十七年三月秀吉差僧到琉球說令  
舊章錄逸史實奉朔獻地又饋送長吏鄭迴百金時琉球國王尙永  
新死世子尙寧監國人人疑懼迴亦危我勸世子力  
辭不受饋令僧來報秀吉聞琉球佛國未敢動乃賜  
僧諭遣善說世子。兩朝平壤錄四月前田利家享秀吉于  
京師第秀吉采足利氏舊儀始用牛車鹵簿甚盛。一  
續王代一是月。逸史作五月秀吉浴于有馬温泉頒青銅  
覽逸史二百緡賜有馬里民。家譜五月秀吉號令所及五十  
餘州山東諸國佐竹里見結城那須等列侯皆發使

送欸命朝會禁私鬪。逸史於是倉廩所藏每歲二百餘  
萬石以府庫充溢設棚於聚樂第外令前田玄以淺  
野長政前野長康增田長盛石田三成監之。所頒金  
銀總三十六萬五千兩。秀吉與公卿親覽娛樂焉。家譜  
夷記豐鑑逸史七月使人如駿河理北條氏之疆事。真田昌  
幸聽命致沼田氏政父子猶傲弗聽。十月相人襲那  
胡桃而取之。昌幸上狀秀吉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  
命。逸史十二月下符徵畿內諸道兵二十六萬命東照  
宮統前部下令曰畿甸半役中國四國四人北國六  
人半自關以東迄尾張六人駿河遠江參河甲斐信



濃各七人。期以次年三月。以長束正家為糧運司令。稅米二十萬斛。以舟舶轉運于江尻清水港。造廩庫。以賦諸部。屬黃金一萬兩於正家。募芻穀於伊勢美濃等諸國。以充軍用。松窓漫錄當是時。東土梗塞。海運未通。穀口匈匈。懼海神為祟。秀吉晒作戒龍父檄。以授家譜。初足利逸史。氏之盛也。與明通好。使舶來往。朝鮮亦屢來貢。其衰也。爭亂相尋。不遑外交。西陲不逞之徒。乃多航海。明窺我警。鄰好遂絕。朝鮮亦不入貢。逸史。先天正丙戌年。橘康廣携秀吉書而往。韓人申叔舟亦每來往。臨其

死。韓主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母與日本失和。成宗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使者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宗命致書幣於對馬島主而去。自是不復聘問。秀吉意謂嘗我使每往朝鮮。而彼使不到。是鄙我也。下西征符之歲。遂使康廣赴求通信書。康廣時歲五十餘。容貌魁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視威武。與平時絕異。人頗怪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我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勢。康廣過仁同。睨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尙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



樂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令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髣髴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一日無所憂。而猶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回所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其還。朝鮮王李昭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得要領。而歸報。秀吉大怒。以爲有私。誅之。夷其族。康廣嘗與其兄康年。自足利氏時。爲行人。來往朝鮮。受職名。其言頗爲韓地。故所害云。對馬島距朝鮮最邇。島主宗義智。嘗納款。是以秀吉諭遣義智。往責朝鮮國。又窺覘韓虛實。柳川

調信。僧玄蘇等同赴。義智年少精悍。衆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彼人與俱議。依違而已。先是我西陲小民。侵彼全羅道。拔竹島。殺邊將李太源。捕得生口。言彼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歸我爲導。王昭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誠否。館舍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遣調信歸報。不數月。悉收彼民之在我國者。十餘人。遣歸。王昭斬沙乙背同等。贈廐馬於義智。後引見我使。一行享宴。義智。玄蘇。皆入席而酌。然通信之議。久未決。明日議始定。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誠



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箴之爲書狀官。至庚寅春。遂俱發。平壤錄、德錄、合考是冬。琉球入貢。秀吉知其羈屬於明。諭使者曰。我欲通明國。若國盍爲我告之。明如不聽。當大舉致討。使者反命。琉球王尙寧大愕。馳告之。明。明主神宗弗聽。琉球懼而不敢報。逸史十八年二月。東照宮暨織田信雄。上杉景勝。前田利家皆率兵而發。松窓漫錄、逸史三月朔。秀吉入朝陛辭。天皇詔錫節刀。二日。帥師十七萬餘發。京師軍裝窮鮮麗。下令縱觀焉。使毛利輝元留守京師。羽柴秀長衛大坂。家譜、實錄、豐鑑松窓漫錄。逸史。景勝與利家率師自東山入。秀吉至吉田。

雨霖。川流漲。止三日。十九日抵駿府。將入城。石田三成耳語曰。聞諸道路。德川氏與北條氏通謀。恐有變矣。請慮之。秀吉遲徊。淺野長政諫曰。需事之賊也。邪說必勿信焉。秀吉乃入城。實錄、松窓漫錄、逸史二十日。東照宮至。自長窪相見甚驩。留止數日。宮嘗命令伊奈熊藏。架舟梁於富士川。秀吉及到。或謂危矣。長政遣人試之。無有異。乃涉焉。松窓漫錄二十八日。進抵總原。按圖議攻戰。使信雄攻薙山城。令曰。緩之。蜂須賀家政。福島正則。細川忠興。蒲生氏鄉等從焉。使羽柴秀次攻山中城。令曰。急迫之。堀秀政。中村一氏繼焉。二十九日。



一氏以偏師薄山中城。一柳直末先登而死。秀次鼓  
衆而進。守將北條氏勝棄城而走。城陷。家譜、實錄、東  
照宮乃從間道踰函嶺。新莊足柄。鷹巢三寨潰走。追  
躡多獲首虜。進軍於酒勾。小田原震駭。實錄、松窓、小  
田原世臣松田憲秀。意度相之。阡於覆亡。乃因掘秀  
政。潛納款。秀吉陽許之。信雄破薙山郭。守將北條氏  
規勇而有智。師多傷。秀吉卽愕曰。非必敵也。乃下令  
禁戰。逸史四月。宮師與相人戰于宮城野。破之。湯本。竹  
鼻。畑湯。坂塔。峰松。尾嶽等之戍皆潰。而奔小田原。家譜、  
松窓、逸史、漫秀吉前營於湯本。師咸前傳小田原。松田憲

秀潛使人謂曰。本城西南有松山。曰石垣。卽營于此。  
下瞰城中。則情見勢屈。臣乃伺間爲應。秀吉大悅。賞  
而遣之。

松窓漫錄。國史實錄云。本城坤方。風祭邑松山峰。  
曰笠掛山。

遂發役夫。攀石壁。設樓櫓。糊杉原紙於牆身。以代堊。  
墨塗戶版。以環垣。一夜而成。隨劉前樹。則城中可指  
點。城兵駭以爲神。防禦術益窮。實錄、豐鑑、漫九日。秀  
吉移營於石垣。聞子規聲。賦曰。那幾多轉與。保宇天  
宇耶麻濃。保登登岐須。松窓、漫錄、萩原、隨筆使諸部均進圍城。



數十重。下令禁鹵掠。使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諸將圍薙山城。東照宮別將及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九鬼嘉隆。脇坂安治。率舟師護糧運。攻下伊豆相模沿海諸寨。而會于小田原。逸史軍中或流言。信雄暨東照宮與氏政父子通謀。諸部危懼。秀吉乃從左右數人。往其營。飲醢盡驩而歸。訛言乃止。景勝利家。及甲人信人。俱攻松井田城。下之。而拔松山。裝輪。旣橋。河越等諸城。進薄鉢形城。家譜甘繩江戶城望風。依東照宮而降。逸史秀吉患小田原不疾下。召直江兼續問曰。孤攻城。歷月未陷。一歸洛。明年復欲來攻。何如。對

曰。北條氏多年保有數州。能懷士民。雖然氏政劣父遠矣。方今邦域城寨悉陷。非敢可有遠計。渠已恃人臣之道。天奚爲幸不臣矣哉。以君武畧壓之。則夫何不滅之有。秀吉怡悅。賜刀及服。又召太田三樂問。如故。答曰。斯城之爲地也。據嶮擁要。且氏康而來。積蓄糧食。設雖歷歲月。不爲不匱。不如以計策陷之。徒攻之。則不容易矣。秀吉弗懌曰。汝與北條相戰數年。每不得克之。故怯恇心未覺矣乎。三樂退。謂三成長盛曰。若斯城。莫計策力攻而輒陷之。則以一命換焉。我所謀恐不違矣。次召佐竹義久問。義久對曰。殿下



凌遠路而來攻城。不得拔而歸洛。則天下嘲如指掌矣。臣願得領總帥三分之一。則不歷旬而拔城。可殲衆也。君何爲不察哉。惟試臣胸臆。而以爲笑種矣。秀吉哂曰。東國武夫。何其膽之大矣。乃賜刀及漢織胴服。後又授豐臣氏。羽柴族云。與羽永慶軍記。迄五月。城未陷。秀吉倦厭。而馳招小早川隆景於清須城。曰。城不輒陷。孤欲駐秀次于此營。令卿副之。使德川殿聽政事。而孤歸洛。何如。隆景對曰。圍堅壁。莫如務饗士張宴。令衆無倦罷也。城中知我糧多士樂。竟無脫圍之期。當不戰而屈。吾先人嘗滅尼子氏。實用此策。秀吉曰。

逸史設下有舞字

善。乃醜酒犒師。下令軍中更番之餘。隨意高會。侯伯皆造茶房設臺。迭爲賓主。秀吉暨東照宮以下。各自製新詞。被之管絃。列營歌呼之聲。往々徹曉。城中益困。家譜、松窓漫錄、碎玉話、逸史。淺野長政。木村重茲。及本多忠勝。酒井家次。鳥居元忠等。入上野。長驅下城寨十四。遂自安房入二總。分兵轉鬪。月餘得城砦四十八。逸史。尋拔岩槻城。家譜、逸史。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亦入上野。陷館林城。逸史。真野賴包。片桐且元等亦徇東上野。於是佐竹。岩城。相馬。秋田等。東陞侯伯。聞師驟勝。小田原孤危。皆震慄。爭送款。親來執謁者。陸續不絕。



逸史、六月秀吉令堀秀治貽書於北條氏。給曰。若能及  
今納降。封以武藏相模二州。又密送書于松田憲秀。  
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二州。憲秀會子婿  
議焉。女子英春諫弗聽。告諸氏政父子。乃禽憲秀。御年  
議、逸利家景勝下鉢形及所在城郭。詣行臺獻捷。秀  
吉無喜色。利家景勝請屠八王寺城。家譜、逸史、隆景察城  
中機屈。謂曰。可也。請與德川氏須謀焉。秀吉乃與東  
照宮議。宮曰。某與北條氏有姻。請辭。以他人可施矣。  
紳、秀吉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爲行人。入城申前約。  
且曰。關白猛士如林。饋餉如山。節鉞所指。莫不銜璧。

輿櫬。今也斯城子立。危在旦夕。公若能幡然覺悟。舍  
逆取順。則坐享二州之封。先世之祀。與天壤俱存。孰  
與魚遊釜中。糜爛在頃刻。而恬然不知。以貽嗤乎萬  
世。吉凶禍福之機。決於呼吸。願迨今蚤圖之。開諭再  
三。氏政弗聽。初秀吉遣人書。以招成田氏長于城中。  
氏長復書約降。於是送氏長書于氏政父子。曰。城中  
衆心離叛若此。危迫旦夕。父子怒。拘氏長。且聞八州  
諸城多不守。畏縮遽議降。家譜、逸史七月。東照宮命諭降  
北條氏規。弗聽。再從焉。逸史五日。氏直惶惑失度。不  
盟約。親造宮營。家譜、雅營、今從、逸史請曰。氏政以下。皆宥



死一等。宮曰。寡人宜避姻婭之嫌。使之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見其不結約而遂至。喜謂是可以擠矣。乃曰。皆如所請。但封城將以二總代武相。當速致城。氏直悅而退。六日。誅松田憲秀致城。造東照宮營。七日。秀吉命撤圍。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且元。脇坂安治。監諸門。禁鹵掠。九日。氏政與弟氏輝。俟命於醫安栖宅。而秀吉謂東照宮曰。北條氏沮王命。大逆無道。孤奉詔東征。而不取鯨鯢。無以示天下。將誅氏政。氏輝。餘悉從寬典。何如。宮曰。唯命。家譜、御年譜、豐鑑、逸史、

○奧羽永慶軍記。紳書。並云。宇喜多秀家陣。與北

條氏房相對。設計策。屢通音問。而秀家勸氏房。令議行。成氏房以告氏政。氏直。僉曰。村境不變。則從其命。秀家以報。乃收質子於東照宮營。而三成。孝高。雄利。及宮臣。俱入城。後與諸老臣。又盟。書曰。小田原如故矣。於是緩圍。各部俱卻。城中所有士女。歡樂。或歸其邑里。城中勢頗踈。時秀吉使人謂曰。一應避城也。氏政忿其違約。再令謂曰。然則無益也。應速守禦也。孤亦圍攻。弗懈。急命合圍。氏政檢兵士。先去者未得歸城。宮遣人諭曰。奚爲迄今可破和議。那。雖致城。何異之有。父子不能拒。到宮營。



倚賴。宮命置父子弟及臣山中鄉右衛門等於羽柴雄利陣。諸部兵入城。○紳書亦云。秀吉使三成。孝高。勝雅入城。與北條氏家長議。分國無違。可謂關白也。載盟書而出。

十一日。秀吉使石河貞清。中村一氏。蒔田定次於安栖所。氏政。氏輝自裁。令石田三成梟其首于京師。而放逐氏直及氏規。氏勝等於高野山。家譜、豐鑑、御年譜、續王代一覽、逸史、十三日。秀吉入小田原。論征相之功。賞黜有差。家譜、御年譜、漫伊達政宗。致會津仙道。而還米澤。使上杉景勝收其地。以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爲檢

察使。疆理奧羽之田。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爲總督。遂論東陸諸豪功罪。復除封邑。史、逸一日觀鎌倉。至鶴岡。命啓源朝朝祠龕。直上肅之曰。子發於流竄。孤起自行伍。俱不階寸土。而能得志。行于天下。但孤爲寒族。子則華胄。故其成功。較有難易。是孤所以贏得一壽。雖然我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粲然而出。聞者嘖々。稱其磊落。武隱叢話、松窓漫錄、逸史而秀吉進抵宇都宮。一夜天德寺了伯入而見。頻稱上杉謙信驍勇。秀吉聞而曰。謙信信玄兩入道。設令現存世。則孤歸洛之日。令渠等把朱蓋佩刀前驅矣。今旣皆歿。徒遺虛名。





可謂幸矣。嘗聞彼有車懸之術。較孤則是兒戲之弄矣。漫錄八月。秀吉至白川。封浦生氏鄉。木村秀俊於陸奧國。而謂東陬強梗。不易怙服。乃召氏鄉秀俊。告諭鄭重。遂振旅而歸。家譜、豐鑑、續王代一覽、逸史到過清見寺。親書紀行。以與住僧大輝。柯山隨筆、漫錄九月。還于京師。逸史、松憲漫錄先自應仁而來。天下大亂。群國雄俊。割據相擊。至是海內一統。以令天下。室町殿物語、續王代一覽十一月。秀吉田于吉良。鷹犬數千。羅網罟數百車。至。有力人臂鵬隼以從者。世以爲偉觀。十一月。還自吉良。家譜、逸史是月。誅茶博宗易。家譜、豐鑑先是朝鮮王李昭使

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隨宗義智入貢。適秀吉東征。候伺數月。秀吉至自東。又託以修治宮室。不遽受其書。前後留止五月。始登營。獻王書及品物。秀吉以琉球無報。知明主不修好。不能平。是冬。與銀四百兩於允吉等。書狀通事以下有差。使者將還。未載答書。令先行到界浦待之。遣書有言。明主修好則可矣。如否則孤欲假道於韓。大舉入明。以韓爲鄉導。柳川調信。僧玄蘇俱行。朝鮮王李昭懼。始修兵備。家譜、逸史、德誌錄  
○國史實錄云。王昭見復書大笑。寄回翰曰。秀吉以眇眇之身。窺明國。如以蠡測巨海。蜂螫龜甲。云



云。義智不能隱蔽。乃以達。秀吉赫怒云。

秀吉命召舊時汪五峰黨問之。答曰。明國執五峰時五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劫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明畏我兵如虎。欲取如反掌。秀吉喜曰。以吾之武。行吾之兵。如洪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孤帝大明矣。惟恐水兵嚴密。不能勾履明地。乃命義智。扮作賈者。至朝鮮。觀地形。互市以探聽動靜。而義智歸報。朝鮮退兵二十里。以候我兵。其國不服者多。唯一縣與對馬州邇者來之。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平壤錄

○兩朝平壤錄。十八年二月。復差和尚。往朝鮮。稱

關白利害。朝鮮驚惧。即令大頭目十人投降關白。安插爲質。五月。高麗貢驢。關白以囑琉球之言。賜金四百兩云。

頃年秀吉掌握四海。而率前田玄以。及紹巴。歷覽京師。曰。孤潛觀洛中經界。東自高倉。迄加茂河原。唯宏曠連東山。爲耕耘田圃。西北暨南亦若斯。宛如邊邑鄙里。乃召細川幽齋。謂曰。孤今欲定洛中經界。汝其督舊記。幽齋鑑舊記以聞。於是秀吉命諸侯伯。令築堤防於東西。命玄以遷寺院於京極東北鴨口。南造六條片側。以爲敷地云。山城志引室町殿物語追加十九年夏。秀



吉遣宗義智復如朝鮮。謂曰：請速得明國要領。不則我邦將先有事于韓。泊釜山浦十餘日。弗報。忿而還。對馬國舊置府於釜山。守吏常數十人。於是稍稍逃歸。不日聞然。朝鮮益懼。日議戰守。舉國繹騷。逸史。八月。秀吉幼子鶴松夭。初久無嗣。及舉之。鍾愛殊甚。於是悲泣殆絕。忽忽不樂。數廢寢食。慘怛累月。爲慰憂思。遊清水寺。留三日。家譜、豐鑑、實錄。悲哀猶頻。陰謂我今新失弄玉。無由解憂悶。人各有死。我既垂六旬。餘齡無幾。武威充溢海內。莫敢抗衡者。官祿卓越前古。亦莫出右者。雖然。是一世。不如成無比之舉。而傳名於萬世。

時明國不修好。朝鮮亦拒命。竊發外征之志。嘗憚輿議。未敢公言。於是欲以大舉慰無聊。聞明主神宗昏懦。國多難。紀綱紊。意決。一日會大老中老五奉行。卒然謂曰：外虜頃年阻我命。實國家之耻。西戎之來寇。屢載於前志。我朝唯有神后皇后之征韓已。未嘗聞耀兵於赤縣。孤起自草萊。既踐極位。削殘暴。遏亂略。今而四海同軌。王室倚賴。人臣之榮。莫以尙焉。方今掌中之珠。碎而不還。哀疚之餘。殘喘將罄。人生無百壽。大丈夫豈可鬱鬱自隕獲哉。以秀女爲嗣。無顧慮國家之事。孤將航海遠征。滅明一稱皇帝於



支那亦不樂哉。故當先問罪於韓。韓如服則驅其主臣爲先鋒。如不服則殄滅之。然後度遼長驅。事非難辦。吾志已定。卿等以爲何如。衆駭汗失色。謂關白迫愛歎而狂也。然刮席憚不敢言。宇喜多秀家前曰。洵是盛舉。復軼神后。開闢以降。實所未有。非殿下神算英斷孰能與之。衆皆唯諾。秀吉大悅。奏請外征。乃下令造艤。艘巨艦于伊勢。使九鬼嘉隆督之。晝夜並作。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時糧芻使人赴告東照官。命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徵發諸道兵。天瑞太夫人聞秀吉航海憂懣不食。屢諫止。秀吉患之。乃輟親征。

趣命建行臺於那古耶。大營殿宇。窮極壯麗。廬舍環列。規模宏濶。所費百餘萬金。役夫十餘萬。踰年而就云。當是時。庶民新免兵燹。拭目望太平。及征韓之命下。四海騷然。謂怨盈途。朝廷駭恠。憚其狂謀。不能制也。家譜、實錄、豐鑑、續王代一覽、逸史、秀吉遣書於琉球王曰。我將有事明國。蕞爾琉球。疾不通聘。遣兵征之。及明春出師之日。不來謁。則墜了一島矣。琉球王見書驚愕。使臣鄭禮齋之。赴明國。依福建巡撫使趙參魯告焉。又江右人許儀俊爲醫在薩摩。與同鄉朱均旺相議。備錄秀吉遠謀。達之福建府。明主聞報。預命海濱警



守備。家譜、平壤錄、

○兩朝平壤錄云。又差人脅琉球。勿貢明致漏事機。時有福建固安船商陳申。寓琉球國。與長吏鄭迴商議。乘本國進貢。請討之。便備將關白情由報陳申搭船回。面稟邊撫趙參魯以聞。是彼萬曆十九年四月也。

十二月。命定軍令。以宇喜多秀家爲元帥。擇西海南海等諸侯。分爲八隊。加藤清正率一部騎兵一萬。鍋島直茂一萬二千。相良賴定八百屬焉。小西行長率一部騎兵七千。宗義智五千。松浦鎮信三千。有馬義

純二千。大村嘉前千五。島盛季七百屬焉。合二部刻日。迭爲先鋒。大友義統六千。黑田長政六千爲第三隊。島津義弘一萬。毛利勝信二千。高橋元種五百。秋月種長五百。伊東祐丘五百。島津久保或作久保五百。爲第四隊。福島正則五千。長曾我部元親三千。戶田氏繁四千。爲第五隊。

○逸史作元親正則一部。○豐臣家譜云。正則四千八百。合八千七百。○中古治亂記云。正則氏繁家政。元親親正併兵二萬七百人。

蜂須賀家政七千二百。生駒親正五千五百。爲第六



野史 卷四十八  
隊。小早川隆景一萬。毛利秀包千五百。立花宗茂二千五百。高橋統增八百。筑紫義冬九百。爲第七隊。毛利輝元三萬。爲第八隊。師凡十三萬七千九百人。九鬼嘉隆千三百。藤堂高虎二千。脇坂安治千五百。加藤嘉明千。久留島康親七百。將水軍九千二百人。埃期航海。東照宮及羽柴秀俊。前田利家。上杉景勝。蒲生氏鄉。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森忠政。丹羽長重等。及畿內東北侯伯。從秀吉于行臺。兵都十萬。又團結遊軍六萬人。宇喜多秀家一萬。增田長盛三千。石田三成二千。大谷吉隆千二百。前野

長康二千。加藤光泰千。爲一隊。淺野幸長三千。宮部兵部少輔千。南條元續千五百。及木下重堅。垣屋隱岐守等。凡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人。爲一隊。織田秀信八千。細川忠興三千五百。長谷川秀一五千。木村重茲三千五百。小野木重勝千。糟屋武則二百。片桐且元二百。及岡本古田等。爲一隊。以備後援。召宗義智。松浦鎮信。聞路程難易。作朝鮮地圖。偏頒諸將。期諸道兵。以次年三月。悉會那古耶。令毛利高政爲過書司。毛利吉安。戊風本。處分既定。家譜、實錄、室助、殿日記、中古治亂記、逸史、乃立內大臣秀次爲嗣。遽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



白。然軍國機務。皆親處決。秀次無預焉。依故事。稱秀吉曰太閤。公卿補任。家譜。豐鑑。續王代一覽。逸史。是歲使寺澤廣高司長崎地事。而後至今奉行交代。掌外船通賈。崎陽。拾芥。文祿元年正月。列侯各登營賀正。秀吉弗謁。見有擊鼓者。極口前唱賀。秀吉弗懌曰。孤已讓職於秀次。異昔日。何慶之爲。羣侯聞之。勸加藤清正。清正見秀吉。秀吉問行營成否。對曰。經營洵美。秀吉大悅。日。然則納賀。乃命各就國。繕甲兵。實錄。三月。征韓諸將發京師。家譜。實錄。二十六日。秀吉發京師。家譜。實錄。豐鑑。御年譜。續王代一覽。溫時兵革日久。上下專嗜武事。識字者唯故私記。逸史。

浮屠氏已。初或請曰。是役也。外國必有使簡往還。宜擇有文才者從行。秀吉哂曰。孤當令彼毛漢奴擲漢字。用我以呂波耳。而後撰僧永哲。靈三。承兌以從焉。家譜。實錄。室町殿日記。逸史。秀吉詣伏見御香宮。實錄。四月。抵安藝。毛利秀元迎入。造嚴島。駐師禱兵。令左右取錢一緡。祝曰。投之而其面多。則必得志矣。揮手一拋。每錢皆紅。師衆相傳歡呼。秀吉大喜。隨納錢于神庫。蓋預糊合二。作兩字云。家譜。實錄。逸史。毛利輝元。造巨艦以獻。名曰宮德丸。秀吉以爲不稱。乃更曰日本丸云。室町殿日記。而赴長門。拜仲哀天皇。神功皇后廟。進至那古

逸史二下  
有錢字



耶行臺。諸軍仰給者五十萬人。師已發。那古耶。舳艫相銜。旗幟蔽天。以風波泊于風本。居旬日。風稍殺。小西行長先發。加藤清正次進。兩鋒達于釜山浦。而相進。所嚮盡克。遂入王京。朝鮮王李昭。與諸衛官士。狼狽四散。僅而逃。平壤求援于明。家譜、實錄、豐鑑、五月。秀吉荐報捷聞。贈書於秀次曰。朝鮮不日而陷。前渡明國有邇矣。孤欲以卿為明國關白。而邀我天子於明。擇其地十州。以充公廳。割一百州封卿也。次年二月。應促行幸。冊智仁親王。為日本國王。使秀家為之關白。以秀俊為朝鮮王也。逸史、

○武隱叢話云。朝鮮八道不足稱。取明國四百餘州。虜北京王。而支那及地獄極樂。悉征伐牛頭馬頭諸鬼。令阿彌陀及爛魔王。拜趨我日本國也。

六月。度明人必來救韓。乃發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等遊軍六萬往。伊達政宗請往。秀吉聽焉。家譜、逸史、實錄、傳令曰。軍制一如前日所命。毋敢違失。嚴守備。正法制。侵伐毋懈。夫明國者。文物裳衣。以為務。我度諸將之攻畧。無勞意也。家譜、秀吉構假殿於海濱。大漁獲夥。頒賜諸軍。家譜、太閤記、或夜潛廻營中。有小舍掛額。謂朧月夜。秀吉熟視問其人。野間藤六唯而出。



秀吉曰。汝無筵席矣乎。乃賜粲及疊。盛正記、備前老人物請、天瑞太夫人在京師。謂秀吉既入韓。憂念積而爲疾。左右百方解說。猶疑不信。於是危篤。秀吉聞之。託軍務於東照宮。七月。乘小艇而發。那古耶。併程歸觀。是月晦。至京師。則既薨。秀吉哭而慟。絕而後蘇。引咎悔恨。厚殮葬之。終喪而後。奏請再詣行臺。天皇遣勅使。止入韓。秀吉復奏曰。詔旨固不可逆。雖然。大兵既渡海。與明援兵對戰。蒼海萬里。令命雖屈。非敢違詔諭。我國之武威。亦不可撓屈也。家譜、實錄、豐鑑、溫故私記、御年譜、逸史、十月。抵那古耶。落穗集、逸史、先是秀吉將有外征之事。

命西南諸國。大開道路。作舟梁。而欲使得往還之便。令山口宗永造山崎長橋。是冬十二月。成。山城志、二年正月。奉行等自韓馳檄。告平壤開城之捷。秀吉深褒隆景宗茂之勇功。怒義統之怯懦。家譜、三月。在韓諸將分兵。攻晉州城。不克。將士死傷者多。馳書乞援軍。乃使毛利秀元率師二萬赴救。家譜、實錄、逸史、先是諸將各論軍功。僉謂有三成。長盛。吉隆。三監偏頗之訟。各連署以盟約。實錄、隆景亦使人告曰。請君以八十萬師渡韓。分入諸城寨。隆景率在韓兵十三萬爲先驅。而陷北京。以嚮導。大師秀吉欣然曰。隆景之言。材畧酷合。孤



野史 卷四十八  
意孤縱沒此行。使秀次爲總督。我靈爲神。而騎雷雲。撮殺四百餘州毛漢奴矣。昔時火柘榴小男。今遺其名。醫秀成侍坐。應曰。爲菅丞相。曰。其丞相通怨魂。而爲雷也。雖其小男。不足孤罌丸之爲垢也。隱話、秀吉日夜與東照宮。及利家軍議。以十萬爲京攝之護衛。以十萬爲那古耶警備。兵猶不足。而無渡韓之軍。嘆息曰。孤今稟生於小國。以兵數不足。不能躡萬國。遺憾甚矣。切齒握拳。紅淚數行。衆歎其洪志。家譜、實錄、叢話四月。諸將倦征韓之久。弗果。且兵甲罷弊。小西行長首計和議。與明人沈惟敬約講和七事。一曰歸俘。二

日割地。三日入貢。四日封册。以請秀吉。事悉出行長傳。家譜五月。明人謝用梓。徐一貫。沈惟敬來于那古耶。請約。秀吉聞封明王之說。忻然許之。厚饗遣歸。投書曰。和親如成。則以明王之淑女。備我天子之後宮。贈致其勘合符。大臣各通盟書。割朝鮮四道以授我。使其王子及大臣一人爲質我。則令所虜瑋瑋二王子還國。朝鮮王臣裁盟書。而令表其丹款。迺令小西如清偕往。遂命諸將歸俘虜。且諭屠普州城。快前憤。然後各歛兵。以竣和議之定。家譜、逸史七月。明國和親之報未至。秀吉謂欺矣。故日夜會議。一日黑田如



水在署。語旁人曰。出師之要務。在乎選將帥。今能統大兵。戡定殊域者。莫如東照宮。其他則前田氏暨我而已。宇喜多氏匪其器。故加藤小西。負勇相讎。以私廢公。吾聞小西置法。加藤沮之。加藤布令。小西格之。所嚮唯務攻伐。而無綏御之方。故夷人皆恟懼逃竄。我所得諸道。不生寸草。如此而欲平定。豈不難乎。秀吉側耳戶外。聽而頷之。會諸侯老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孤當親征。留而總大政。源亞相其人也。亞相一人在焉。孤無內顧憂。孤以師十萬。將中堅。加賀宰相十萬。將左軍。會津宰相十萬。將右軍。一戰舉韓。鼓

行覆明巢。正帝號。撫夷域。實千載一時。卿等亟具舟艦。東照宮弗懌曰。某自幼事武。未嘗以懼怯自撓。方今殿下與名公巨藩航海。某特遺落在後。何耻若之。淺野長政離次。言東照宮曰。太閤孤憑矣。狂言則然。非平日之太閤也。公其勿以為意。秀吉彪怒蹶起曰。吁。彈正何言之傲也。拔刀擬長政。利家氏鄉牽裾諫曰。不須殿下下手。不敬之罪。請正典刑。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殿下戡定。億兆欲息肩。乃猝興遠役。玩武黷兵。瘡痍之民。忍痛荷戈。老弱復瘁於漕挽。加



以國計之。匪微歟。亡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  
下一航海。則雄鎮大藩。無所統御。羣盜乘虛蜂起。四  
方反側。子將響應而鳥集。上有瓦解之心。下有土崩  
之勢。天下危機敗症。一期而駢至。源亞相獨留。亦未  
如之何。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  
布寬典。與民休息。可以興頌聲。可以祈永年。實天下  
幸甚。秀吉滋怒。利家氏鄉。鷹長政退。長政還舍。竅罪  
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北宮內。在肥後。聚群  
盜。時守護加藤清正不在國。賊襲佐敷。取之。郡邑多  
畔而應之。秀吉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彈正吾甚慙。

遣而兒。如肥後。援勦。而顧東照宮曰。幸長猶少。請假  
本多中書。宮曰。諾。乃令忠勝從焉。既而肥人境興西。  
以計詒斬宮內。佐敷人爭起助興西。遂擊餘黨平之。  
幸長途歸。秀吉遣長政。如肥後。撫綏焉。召興西。祿之。

家譜  
實錄

○國史實錄云。文祿元年六月。梅北作亂。○逸史  
元年七月云云。

八月。秀吉秀妃淺井氏。生公子秀賴。秀吉大悅。以軍  
務委前田利家。而還大坂。實錄。御年譜。  
落穗集。逸史。

○豐臣家譜云。委軍事東照宮及利家。今按逸史



東照宮偕還至大坂云。

九月。天皇使右大臣藤原晴季赴大坂慰勞秀吉。逸史秀吉既得男將以為嗣。關白秀次殊無遜讓之志。秀吉亦難言之。乃欲為關白別築於畿內。以大坂與秀賴。家譜、實錄、逸史幸明國和議既起。外事有間。先下令量留行臺及朝鮮屯戍。自餘諸將皆罷還。以備興作。逸史十二月。毛利秀元守熊川城。及立花宗茂。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黑田長政。島津義弘。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各屯留。其餘諸將悉歸。實錄朝鮮荒殘之餘。殍尸盈野。猛獸爭出。人皆苦之。

而我諸將曠日無事。乃議校獵。屢圍山澤。毆虎豹豺狼。弓銃殪之如麻。或斬或暴。韓人竦身闕觀。相傳皆吐舌。又設檻穽。多生獲虎豹以獻。秀吉嘉尚焉。逸史是歲。琉球遣使入貢。實錄三年正月。秀吉命大城于木幡。伏見。課天下侯伯輸巨石大材。區地受役。所役凡二十五萬人。高棟大囿。珍木惟石。極盡華麗。家譜、豐鑑、實錄、舊章藤原晴季。東照宮及權大納言藤原親綱。按逸史藤原輝資。豐臣秀俊。前田利家等皆從焉。裝飾華美。騶從甚盛。沿路觀者如堵。秀俊構茶亭於一阪以享。秀

逸史二月作三月



吉入吉水院。歷覽賞遊三日。令左右及從卒縱觀焉。  
又與諸卿詠歌遣興。暢遊情。家譜、實錄、落穗集、太閤記、續王代一覽、逸史  
三月。如高野。初秀吉觀兵於高野也。木食僧興山。挺身請哀。僧徒奉命。秀吉嘉之。以興山爲貫首。爲置興山寺。天瑞太夫人亦爲創青巖寺。於是秀吉歷覽山中。見伽藍頽廢。圖修舉。乃給粟萬石。命興山司之。家譜、實錄  
又大賑齋。施供衆僧。試訊佛乘。感靈境殊勝。命左右新造木佛。以修祖先冥福。衆或怪。秀吉曰。人世亡不無常。身後孤亦何圖。縱令以金鐵爲之。豈爲供不朽耶。孤起自鄙賤。一壓海內。若有以天下爲吾者。

孤亦爲大幸矣。雲遊文蔚。又命欲奏散樂。或諫曰。山上禁皮革。秀吉弗聽。遂奏之。少焉。雷雨震臻。秀吉弗懌而去。家譜、實錄。四月。秀吉如前田利家第。文祿三年御成記。是月。浴有馬溫泉。逸史。四年三月。伏見城成。徙治焉。己而寅季妃淺井氏于淀。以爲離城。鷓首往反。以供娛遊。群下因以淀目淺井氏。謂淀殿。又稱淀君。太閤記、逸史。是月。秀吉如東照宮第。儀衛饗對。超凡嚴整。文祿四年御成記。六月。下令。檢實天下田邑。蓋總天下田。振古所無云。逸史。七月。削關白左大臣秀次官爵。尋逃高野山。自盡。家譜、實錄。石田軍記。秀吉命毀聚樂第。徙諸侯邸第于伏見。



石田三成欲遂興大獄。以陷害列侯異己者。乃誣淺野長政。伊達政宗。最上義光。為逆黨。勒之於各第。鍛鍊羅織。連累寢廣。秀吉命推之。亡實。會有榜書曰。最上伊達謀滅豐臣氏。義光為西霸。政宗為東霸。秀吉覽之。笑曰。是怨家之姦計耳。夫秀次逆黨者。亦是類矣。遂置而不問。與陽軍秘錄、逸史八月。秀吉下法令六章。其一曰。國守郡吏。私母結婚媾。二曰。母私盟。三曰。如及鬪諍。以忍為利。四曰。多母畜妻妾。五曰。飲酒者。以醉為期。母及亂。六曰。駕輿者。限東照宮暨利家。輝元。景勝。隆景。及高年公卿。有才長老也。有疾病者。非制限。

又約以九章曰。公卿門主。母懈各業。曰。諸寺社遵前古。母忽修造。曰。天下之租稅。收三分之一於公。以其一予耕民。曰。諸吏母構別邸。曰。量采祿。以母費貲。曰。有獄者先咨十人。眾。

○所謂東照宮。利家。秀家。輝元。隆景。玄。以長政。三成。長盛。正家也。如有直訟五人。

乃東照宮。利家。秀家。輝元。隆景也。相議而後聞。曰。凡徽號。禁菊桐。所賜服者。非禁限。曰。毋暴飲。曰。覆面而母往還。如犯此制者。罰極而無赦。



家譜、先是南蠻耶蘇徒入貢。而後以天主教。屢姦惑  
愚民。秀吉怒。於是捕伴天連六人。伴類二十餘人。殉  
京師大坂。磔殺之於長崎。且將禁市舶。長崎商賈。哀  
請免赦焉。家譜、實錄、是歲。明行人李宗城。楊方亨與  
長崎夜話。沈惟敬至朝鮮。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罷諸戍。會釜  
山浦。以明情叵測。未敢旋師。小西行長亦創平壤詭  
計。不肯見宗城等。明亦屢促行。二使怵惑。惟敬辭以  
風潮不便。禮節不定。遷延竟歲。惟敬屢設詭計。威畏  
宗款。宗城懼而宵遁。平壤錄、逸史、慶長元年正月。行長  
歸報欸局。沈惟敬亦渡海。私獻秀吉。以麟衣冠地圖。

武經。及善馬三百。佞媚百態。彌縫封事而去。二月。秀  
吉令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吉川廣家。修築淀河堤  
防。自伏見達大坂。至冬鳩功云。逸史、六月。明行人發朝  
鮮。在韓諸將。乃置戍于釜山浦。而凱旋。家譜、後七月  
十二日。地大震。家譜、落穗、集、逸史、東照宮言於秀吉曰。盍馳  
使省問宮闕。秀吉曰。善矣。孤當與公親往。遂出。左右  
不屬。而宮騶從如儀。近臣行拖宮者數。宮不顧眄。秀  
吉解劔授宮曰。步履甚憊。以煩從者矣。宮捧持。固辭  
焉。乃授井伊直政。秀吉鹵簿亦隨至。秀吉笑顧本多  
忠勝曰。內府醇良。孤審知其無妄舉。而退朝過方廣



寺。塑像摧裂。秀吉手彎弓罵曰。瞿曇我興大役。安而于此。將以祈國家之福。今軀且不保。何靈之有。發矢而還。家譜、實錄、逸史。秀吉會修伏見城。改作正殿于木幡山。賦役于列國。益窮壯麗。太閤記、逸史。初城中婢僮。爲地震壓死者多。於是藉京師。伏見。大坂。界浦。妓兒。以當焉。家譜。八月。明行人楊方亨。沈惟敬。及朝鮮黃慎。弘朴。長至。伏見。小西行長。宗義。智。柳川調信。爲鄉導司。秀吉聞之。使調信讓韓人曰。我既命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乃責不許謁見。家譜、實錄、逸史。迄九月二日。御年譜作九月朔。初見。二日享之。秀吉引見明使。列侯宿將皆陪位。

儀衛甚盛。使者獻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

○豐臣家譜云。初明人所齎。僅三十餘。今新見牧守之駭。急不能製冠服。故併使者之舊衣冠。備其具云。

行長導二使而入。二使愕其壯嚴。振恐股栗。秀吉親慰勞。二使以爲誚讓。流汗蒲伏。趨趨囁嚅。不能前行。長喻行禮。三日賜饗。秀吉喜謂我威畧遠布。今得王明國。乃著明冕服。令東照宮暨秀俊。利家。秀家。輝元。秀元。秀信以下。皆以位次。列左方。著明冠服。設冊使



坐於右方。以行禮饗禮。凡准明法。秀吉賜盃於二使。又命奏散樂。笛音寥亮。鼓鼓嘈雜。二使驚見。時擊鼓者。指間流血。喚叫。二使變色。問譯者曰。未知是何等之刑人也。懲譴至於此邪。解說曰。是則散樂也。乃大笑。而謂太閤受封册。款局圓備。既罷退。秀吉令僧承兌讀璽書。行長私承兌曰。璽書必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飾以完事。承兌曰。如斯大事。不當諱。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震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册書拋地。罵詈曰。小西豎子誑我。日本在孤股掌。爲霸爲王。毛漢何與焉。乃召行長。盛

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奮聲如雷霆。行長戰慄。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當萬死。然議由三奉行。非臣所專恣。乃出三成。長盛。正家定封文書數通。以證之。承兌亦委曲救解。秀吉怒猶未解。命逐二使而遣歸。將戮朝鮮使者。承兌等又爲求哀而止焉。秀吉乃會衆命再征。家譜、實錄、續王代、一四日。秀吉命驅使人歸國。下覽、難波軍記、逸史、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侯。還國治兵。以次年二月爲期。拜權中納言秀秋。爲征韓元帥。念如水前言。且爲秀秋弱也。命如水佐之。使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復爲



先鋒。謂行長曰。若罪當死。姑假借以卒事。宜以功自償焉。秀吉憫明人梯航遠來。遣柳川調信。追賜銀及物若干。調信謂黃慎曰。再征之命既下。貴邦速納三道。王子亦不可不疾來謝矣。慎大恐。惟敬等猶未信之。以無復書。屢因行長求之。不能得。乃航而去。抵肥前。而竦風潮。聞西諸侯。各就國治兵。方亨失色。惟敬謂我不死。則和親又成矣。時秀吉遣寺澤廣高。移書曰。嘗與朝鮮通問屢矣。隱明國事不言。其罪一。以沈惟敬懇請。赦王子撤師。王子不自來謝。而以賤价。其罪二。明國和交。依朝鮮之反覆。而遲滯。其罪三。王昭

得書而愕。馳入於明。以約救援。家譜、逸史是歲。西洋商船遇風。漂至土佐葛城浦。家譜、○國史實錄作桂浦。舟人多溺沒。存者少矣。守護長曾我部元親以聞。秀吉乃遣增田長盛。點檢之。籍沒其載。獲錦綺十萬端。絲十六萬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十頭。生猿十五頭。卵子金千五百箇。鸚鵡雙翼。秀吉以奉獻諸禁闕。餘頒公卿列侯。有差。給蠻人以米十斛。豚二百頭。雞二千羽。酒百樽。餽粉五百斛。肴五千盛。以巨船還之。家譜、實錄、元親記、一本續王代一。十二月。以上坂本葛川千五百七十餘石地。近江寄附叡山。山門御二年正月。秀吉使宇喜多秀



家。毛利秀元。復爲征韓將軍。實錄、毛利家記、一二月。  
定軍令。乃使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隔日而進。  
先陣。黑田長政。毛利高政。高橋元種。秋月種長。相良  
賴定。伊東祐丘。次鍋島直茂。次島津義弘。次長曾我  
部元親。池田秀氏。藤堂高虎。中川秀成。加藤嘉明。菅  
正陰。次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脇坂安治。次秀家。秀  
元爲中軍。又使秀秋在釜山浦城。立花宗茂守安骨  
浦城。高橋統增。筑紫義冬守加德城。毛利秀包守竹  
島城。淺野幸長守西生浦城。遣毛利豐後守。竹中重  
門。垣見家純。毛利高政。早川長敏。熊谷直陳爲軍監。

○按大河內秀元征韓記。太田一吉。福原直高。及  
直陳。長敏。家純。高政。重門爲監軍云云。

師凡十六萬千九百餘人。高虎。嘉明。安治督舟師以  
發。家譜、實錄、四月。秀吉遣使讓沈惟敬曰。速割三道。明主  
亦責惟敬。惟敬畏縮。六月。使柳川調信謂征韓諸將  
曰。朝鮮如不奉命。則諸軍進入全羅道。聚糧芻。屠城  
砦。長驅而當入明。如漢奴彊捍。則堅西生浦壁而前。  
縱雖亡虜多。必建大功。以滅北京矣。若而等不疾終  
功。孤磔而孥在都下者耳。清正行長愕然。報曰。頃聞  
明大兵旣至全羅道矣。秀吉聞而怒曰。彼等何屠之



甚也。先屠晉州。破李如松。於今明兵奚加堅乎。秀家秀元夾擊之。鑿滅毛漢奴。夫何難之有。家譜七月。秀吉命前田玄以令佛工彫刻毘盧遮那佛大像。以木。工人辭不能。乃命玄以挽信濃國善光寺阿彌陀佛。徙方廣寺佛殿。集落穗十二月。秀吉以近江國密邇京畿。而土寇易動。命悉撤其舊廓。逸史是歲。秀吉收前後明韓之職。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爲京觀。世呼耳墳。家譜○國史實錄作三年正月。秀吉從容謂前田玄以曰。貴賤與不可無死。雲於月。風於花。人說來滋。鬼爲拍掌。孤欲以三月賞花於醍醐山。令婦女不出閨閣者。遊

騁乎山間。供帳華盛。飲饌豐侈。以窮娛樂於一日。乃命玄以。及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大繕三寶院。飾山谷。開林麓。起臺榭。鑿池沼。列廬舍。鑿道路。務使資用充物。無所闕焉。家譜三月。秀吉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爲華麗新奇。京極高次。福島正則。增田長盛等。護衛郊內。此遊也。命禁大夫羣臣。或使妻妾。以伺候遊覽。上皇賜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及士庶人。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秀吉驩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



醺飲之隆。前代無比。黎民駭悅。傳爲盛事。家譜、實錄、續王代一  
史、逸秀吉賞三寶院之治具。不奢不吝。附邑千五百石。家譜、秀吉益倦外征。四月。使人如朝鮮。量留元帥秀秋。暨清正。行長。義弘。幸長等十餘將。以兵十萬屯焉。其餘皆撤還。實錄、逸史、五月。秀吉命再造方廣寺毘盧遮那佛大像。嬰疾而止。逸史、六月。秀吉疾病。先是徙善光寺阿彌陀佛於佛殿。災害屢起。高臺夫人恐怖。勸秀吉。是月。送還諸信濃國。發京師之夜。炬炎接天。伏見近邑望見相驚。少時而止云。落穗集、○按大坂記、是秀吉薨而後送還云、是月。秀吉疾病。召淺野長政。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

長盛。長束。正家。曰。孤聞列侯與群臣。交爲警隙。心相危害。孤如不在。禍且作。汝等居間。使同心輔吾兒。十六日。大會侯伯守令。及諸司。長政等五人出傳命。衆皆曰。殿下千秋後。當戮力奉嗣君。誰有異心。但至解宿怨。各有所執。不敢奉命。再三喻解。弗聽。五人復命。秀吉愀然。見東照宮告之曰。此煩內府。東照宮出申命。衆對如初。宮作色勵聲曰。諸人明言。戮力奉冲子。靡有異心。乃各積怨毒。心豈壹矣哉。心能不同。何以戮力。以私滅公。奉冲子之義安在。丈夫出言。胡齟齬之甚。衆皆慄服稽首曰。謹聽命。宮反命。秀吉大悅。命悉



賜食。使五人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殺爭席。無等班。及觴行。輕重不得。各離次。忿諍喧嘩。一氏親正。周旋調停。而不能制。入告東照宮。宮復出。按劍曰。太閤憚諸臣奉命。辱設斯饗。今乃若此。大不敬。余已爲諸人所賣。復何顏見太閤。坐間咸敵。我意決矣。顧五人曰。趣闕四門。皆振恐失色。同辭謝罪。遂獻酬如儀。叙驩而罷。明日。秀吉聞之。見宮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辨之。公之恩威。素服群心。亦可以觀。吾兒雖幼。後事不足慮。公幸撫孺子。以鎮靖天下。宮亦歔歔而退。逸史外征諸將。罷還者皆至。二十二日。秀吉召

見慰焉。殊勞秀元嘉明。遂考課其殿最。賞罰有差。實錄逸史。七月。秀吉自謂我疾必不起。秀賴幼冲。列侯諸臣。無所統部。一旦海外禍結。班師既不易。外國或乘我喪。追亡來犯。亦未可知。內外分崩。變故叵測。能靖斯難者。唯有德川氏。不若迨今授以大任之愈。我家亦當賴以保無事。乃諗東照宮曰。孤死難且作。今以天下付公。公宜竭心力。效太平阿捨長之後。公幸量才處置。宮攬涕曰。中將雖幼。既爲適嗣。殿下百歲後。誰不翼戴。然世變難測。願以殿下英明。妙選賢輔。以貽孫謀。老朽迂拙。曷以膺重任。秀吉曰。孤思之審矣。不



用遜讓。東照宮固辭而出。秀吉召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造膝曰。殿下以天授之資。暴衣露蓋。草創大業。何以一旦付諸他人。若以遺孤托臣等。願以死奉之。殿下總攬英雄。爲日久矣。今也謀臣如雨。猛士如林。後事不足憂也。秀吉頷之。史、逸又諭片桐且元。小出吉政。曰。親賢者。疏小人。能察衆邪正。賞罰無私。以爲專要。衆疎。則雖鐵壁不可防。衆親。則雖天下不可恐怖。任運而保運。凡天運者在人。人能懷則可知。縱令有天運。人踈斥。則天運亦盡矣。汝等善視冲子。慎勿令異日與內府生隙。難波軍記、秀賴事記、逸史而以東照宮固辭。託秀賴

於前田利家。實錄、續一代一覽王八月五日。秀吉謂東照宮曰。公以固辭大柄也。置諸老。以輔幼兒。今雖悔。事既施行。公其冠諸人。專大政。我且喻諸人。傾心戮力。以靖邦家。乃悉召諸老及重臣宿將告之。而且曰。以六歲兒累諸公。盍盟以安孤心。遂刺血盟于庭。載書曰。恐不協之殃國。用昭質于爾大神。今而往。無大無小。同奉世子。毋易舊章。毋泄機事。釋憾修好。相告以忠。毋樹黨。毋比親。毋私議。婚娶。慶讓之典。停埃。秀賴之長。有淪此盟。神明其罰。極之。史、逸十八日。秀吉薨於伏見城。歲六十二。家譜、皇代記事、公卿補任、皇年代畧記、舊章錄、實錄、一本續王代一覽、諡號雜



記、石田軍記、秀賴事記、落穂集、○按或作生年六十  
三歲、或作六十一、諸書不合、今從豐鑑、推丁酉年、出  
生年子、遺囑曰、利家護遺孤、居大坂、內府在伏見、秉  
支載焉、大政、西諸侯于伏見、東諸侯于大坂、以護衛秀賴、又  
曰、長政三成、遣臻那古耶、命外征兵、盡撤回、是事顧  
弗易、內府已下、深謀以結局、勿使十萬兵、爲客土遊  
魂焉、既而命侍臣曰、姑秘喪、言畢而瞑、家譜、實錄、慶  
長年中記、逸  
史、是月、密葬于阿彌陀嶺、令長束正家護作焉、既塋  
而發喪、家譜、實錄、關原軍記、詔贈正一位、以遺命、  
建祠廟于兆城西、窮其宏麗、逸史、明年四月、廟成、勅  
賜號豐國、公卿補任、皇代記事、皇年代零記、舊章錄、  
太閤秀吉送葬記、關原軍記、家譜、續王代

一覽、落穂、集、逸史、元和元年七月、貶神爵、諡曰國泰、祐松院、  
法名俊山雲、雲或龍、關原軍記、關難問記、一覽、送葬記、秀吉初  
作、玄、本續王代、卑賤而能忍、有同往者、循秀吉、令陷溝壑、面服塗泥、  
然不敢與之相諍、異說、天縱宏才、雄穎仁智、能任人、  
聰敏大度、然不好文學、踈字畫、嘗坐右書記、當書醜  
黜、失醜字、秀吉指畫大字於地、曰、其是矣、老人、雜話、不能  
臆、朝鮮八道之名、命畫工、圖諸曲屏、色區別八道、及  
征韓、送色圖於諸將、各以赤國、青國、白國、相通云、實錄、  
在伏見、一夕銃聲數十、響最邇、左右危懼、秀吉曰、是  
當列侯還自田獵、發其滯丸矣、遣人檢之、果而是矣、



列侯失色。歷日而登營。秀吉問曰。某日。田獵有獲乎。不。又平日謂左右曰。天下有叛我者矣。未有克我者矣。雜話人在大坂。聞京師無事。人民安寧。而謂是衰弊之基也。遽入洛。蓋其意。凡人無事安樂。則必造不善。故欲使人莫束手康樂矣。會諸州人夫。土木功畢。問曰。悉皆可令遣歸矣。秀吉曰。否。莫令放遣。然則孤上洛。可造立大佛也。乃下令促焉。紳書又在大坂。嘗所愛鷹。落民家後園。有女投飯籩而執之。秀吉聞而盡捕其人。且四鄰方一町間。不問長幼士女。皆刑戮之。有福島某者。又就虜。某素與秀吉書記相識。前夕馳人

乞救。對云。舊相識也。何爲不疾報。迄今術窮矣。然吾有一計。百方營救。及引刑人。書記逐一對呼。及某名下。竊脫其員。令得免云。蓋簪錄秀吉每出行。盛銀錢於巨囊。悉賑賦道路孩童兒女。暨乞食非人。又金庫充溢。則稱藏拂。頒賜侯伯已下。或擇有功者。分封郡邑。或諫曰。府庫減少矣。秀吉曰。孤有天下。設令雖分賦侯伯國。乃孤國也。藏廩如虧竭。則孤每日糊食於天下侯伯矣而已。君臣言行錄言聚樂城落成之際。詠和歌曰。都由登於岐。都由止幾遍奴流。和可美加那。奈仁波濃許逗波。遊女能與農南哥。親書命尼孝藏主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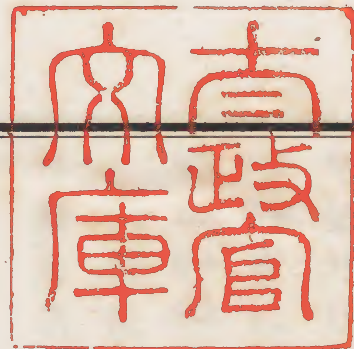


之謂曰。他日有用矣。迨慶長三年八月十七日。召尼  
日。往時所託和歌猶歛在與。孝藏主乃奉之。親自書  
年號月日。逮至花押之半。擲筆而曰。不能明日終薨。  
兵家有二男子。曰鶴松丸。天正十九年四月生。御年譜  
茶話。有二男子。曰鶴松丸。天正十九年四月生。御年譜  
天正十七年五月生。淺井氏之出也。豐臣系圖家譜  
○豐臣家譜云。名棄。○國史實錄云。先是有鶴松。  
於是生者乃名棄。秀吉謂鶴松先既夭。自謂爲不  
宜子。故稱棄。今按秀賴小字捨。似有疑。姑從逸史  
所載。  
八月。夭。號祥雲院五嚴麟公。豐臣系圖。次秀賴。猶子曰秀

次。曰秀勝。曰秀康。曰秀秋。皆自有傳。



野史卷四十八



野史卷四十八終



